

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

作家专卷

浩岭（下）

《中国作家》杂志社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丛书名：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

书名：浩岭（下）

作者：《中国作家》杂志社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ISBN:7-80145-554-1/I247.7

出版日期：2002年1月

定价：7290.00元（全套）



目 录

血炕	(1)
黄河从市中流过	(221)
扶贫县	(331)
女老师	(451)



六

差不多就在吴金陵出院的同时，璐璐由转炉车间调到了厂工会，与马晓雯坐一间办公室。

其实吴金陵估计错了，他姨夫压根儿就没有直接找璐璐，只是由厂人事科出面找璐璐谈了一次话，说是“工作需要”，接着就发调令了。又接着车间给她开了欢送会，祝贺她“高升”，然后马晓雯将她领进工会办公室，跟大家见了面，就开始正式上班了。

她纵使一千个不情愿，纵有一万种滋味或不是滋味在心头，此时也是闲的，她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对一个普通工人来说，命运之神对她如此偏爱，她有什么理由不高兴呢？

外墙全用黄色玛赛克贴过的壮观漂亮的厂部大楼坐北朝南，面对黄河，楼前是花园喷泉。楼内每天都由清洁工打扫擦洗得干净锃亮，到处摆着花盆，挂着风景画。工会在最高层的六楼，透过大玻璃窗，可以看黄河大桥和流经市区的这段宽阔的水面，还可以看见南岸城市中心的高层建筑。办公室里除了铺着厚玻璃板的写字



浩岭卷

台、罩着套子的软椅外，还有沙发、衣架、电风扇、文件柜等。璐璐小心地坐在椅子上，两只干惯了活的手似乎没地方放。宽大的写字台上摆着台灯、电话机和墨水瓶、回形针等各类文具。坐在对面的马晓雯正聚精会神地校阅一份打印稿的清样。璐璐心里咚咚地跳着，大气也不敢出，全身都好像安置不适当似的。她透过大玻璃窗朝楼下看了一眼，院子里有小汽车开出开进，也有衣着整洁时髦的男女来来去去。这儿离车间仅百米之遥，中间也就隔着几片花树，但却完全是两个世界，车间里的煤灰、噪音、杂乱，夏天的热和冬天的冷，工人们的繁忙肮脏苦累，对这里来说仿佛十分遥远，或者根本不存在。实际上也是。璐璐在转炉车间近十年，来厂部大楼的次数寥寥可数。这是厂部啊，这里面的清洁工都比车间的师傅高人一等哩！这里面的打字员、电话员、驾驶员见了车间工人连眼皮都不抬。而现在，她居然堂而皇之成了这幢大楼里的一员了，堂而皇之地坐在这安静、舒适的办公室里，什么球磨机，什么转炉，什么煤干煤湿堵塞不堵塞，这一切已经永远地与她告别了。

她心里确实有几分不平静，抑或是惶然。她动了动身子，腿一伸，不料脚尖触到对面马晓雯的脚上，她吓了一跳，嗖地一下赶紧缩回来，显得十分难为情，仿佛她调戏了谁似的。这时马晓雯忽然用笔杆恼怒地叩击着



玻璃板，嚷道：“这是啥材料嘛！把女职工的经期保护，说成是经济保护，把未婚先孕说成不婚光弄……这让厂长怎么讲嘛！我找他们去！”说着站起身，把材料归成一叠，刚要走，电话铃嘟嘟嘟。

“喂，哪里啊？”马晓雯的腔调变得像大首长似的缓慢沉重闷，“找谁？哦，在，在，您稍等。”她把电话给璐璐递过来，笑吟吟地：“你的电话。”

璐璐大吃一惊，谁会在她刚刚坐到这里就给她打电话呢？她心里咚咚跳着，显得慌乱而紧张，像接一条蛇似的接过话筒。

“璐璐吗？”电话里的声音三分亲切五分持重，还有两分得意，璐璐一下就听出来了，赶紧答应，“是姑夫吗？您……您，我，我就是璐……”

马晓雯看着她那手足无措的样子，笑了笑，拿上材料出去了。

“你们厂长刚给我打来电话，说你今天正式到工会上班。怎么样，还好吧？刚开始可能不适应，慢慢就适应了，有啥要求，或者有啥不顺心的，就给我打电话，直接找你们厂长谈也行。唔，过几天我还要亲自到你们厂里去，唔……你爸捎话让我星期天去华林坪吃饭，说是你的事办成了，庆贺一下，你就说我很忙，不一定去得了，不要作什么准备，啥时候有空我就自己去了……”



嗯，唔……”

整个上午无事可干。马晓雯搞完那份材料，不知给哪里嘻嘻哈哈打了几个电话。十一点钟报纸来了，她仔细看了中缝登的电影电视节目，又翻找有奖销售对奖号码，别的瞅都不瞅就扔给了璐璐。

总算有了点事干。璐璐以前听说坐办公室就是抽烟喝茶聊天看报，于是便从头到尾挨着往下看，连每条广告都不放过。

马晓雯又出去了。一会儿她进来，手里拿着几张舞会票，“喂，您这位师傅在报上发现什么了？”她对璐璐高兴地说：“厂里跟文艺界搞联谊活动，举办舞会，全市最高级的舞场，一张票三十块哩！给你两张吧！”

“我、我不要……”璐璐慌忙推谢。

“你的舞不是跳得挺好吗？转炉车间开联欢会我看过的！”

“我是说，我没有时间，那些歌舞厅我也从没去过……”

“噫哟，”马晓雯诡谲地笑了一下，往她耳朵跟前凑了凑说：“叫上他一起去呀！他的舞姿不是棒极了吗！”

璐璐全身震颤了一下，神情越发惶骇不安。马晓雯是全厂出名的“花蝴蝶”，关于她的一些绯闻早已引不起人们的兴趣了。她也有可爱的一面，如坦率大方，心



直口快，还喜欢给人帮忙，所以璐璐还算和她合得来。但牵扯到吴金陵的那件事却是万万不能让她知道的，也许她说的那个“他”是指张虎吧，璐璐赶紧掩饰地说：“他对跳舞没啥兴趣，晚上还要教孩子学习，我们住的地方也太远了……”

“哦，对，张虎是个老实人，又本分又听话……算了吧，我给别人去……”马晓雯说完又看着璐璐直笑。

幸好这时电话铃又响了，璐璐赶紧抓起话筒，不由分说先问了一大串：“嗯，哪里？找谁呀！你是谁？嗯！”

“姐，姐，嘻嘻！”电话里传来一个妙龄少女的悦耳欢乐的声音，“祝贺你高升呀，姐！”

璐璐一怔，她实在想不到玉婷会给她打来电话。

“姐，我都两三个星期没见你了，光顾走你的好运了，把我都忘了呀！”

“瞎说！”璐璐低声嗔斥了一下，“打电话有啥事呀？”

“妈让你去一趟，她有要紧事儿跟你说哩！我已经找了姐夫，他说今天下午就来华林坪，把明明也带上。”

仿佛有了一种什么预感似的，璐璐半晌沉默不语，听妹妹在电话里又东拉西扯了半会儿，便道声再见压了电话。



浩岭卷

一上午就这么过去了。

马晓雯提前二十分钟就开始作下班的准备：收拾小包，擦亮皮鞋，拿出化妆盒，检查修补那张早上认真化妆过的妩媚的脸，又急急上了趟厕所。

“嘟嘟嘟”，不料电话又响了起来，璐璐想接又没有接，马晓雯颇不耐烦地拿起话筒，悻悻地嚷道：“下班了，找谁呀！”忽然，她一下子满脸笑容，用女人那种令人不安的甜蜜温柔的声音说道：“是你呀！哎呀，事情干大啦，把我们这些老朋友都忘啦！想给你献点殷勤都挨不上口罗！”接着嘻嘻哈哈一阵笑，然后把话筒递给璐璐：“你的电话。”

璐璐满脸惊疑之色，刚接过话筒，她就听出是谁了，“是你……哦，我……我好着哩，今天第一天到工会上班……”她的脸憋得彤红，紧张得气都出不匀。

这时，走廊里下班的铃声响了，关门声脚步声说笑声响彻大楼。马晓雯老奸巨滑地冲璐璐笑着，低声说：“我先走啦，你们慢慢说。”



七

这天下午下班后，璐璐去了华林坪娘家。果然，妹妹正在厨房里帮妈做饭，张虎和明明也早来了，翁婿打开电视等着看“新闻联播”。孩子们到外面玩去了。

与往常不同的是，今天家里的气氛特别好，妈在油煎火燎的厨房里忙前忙后，平日朝屁股上踢两脚也不进厨房的妹妹勤快地帮妈干这干那，母女俩说说笑笑，显得十分快乐。父亲坐在电视机前沙发上，面带慈祥满足的微笑，一边呷着紫砂壶里的茶水，一边跟女婿聊着天。璐璐一进家门，所有的人都朝她集中过来，妹妹玉婷赶紧接过她手里的布兜，妈妈替她打起房门上的帘子。待进了屋，张虎立即站起身，仿佛领导或长辈来了似的，父亲指着旁边的椅子，忙不迭地招呼：“快歇歇，婷婷，快给你姐沏上茶……”对这一切璐璐既不感到惊讶，也没有理所当然地接受，她还是像以往那样，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从容而平淡，洗了手，换了衣服，就到厨房帮母亲做饭去了。

晚饭特别丰盛，一向节俭仔细的母亲光肉菜就炒了



两个，还上了一条湟鱼，差不多已到了招待姑夫的规格。饭间，父母亲不住地招呼璐璐吃菜，还撕下大块的鱼肉往她碗里放，从来就贪吃且备受宠爱的妹妹被冷落在一边。小儿子明明颇不服气，大声抗议姥姥不给他鱼吃，张虎用筷子头儿点了一下他的鼻尖，说道：“哪顿少了你的？今儿要让妈妈多吃！”璐璐连忙将自己碗里的鱼肉谦给儿子。

饭毕，母亲和璐璐进了小房子，璐璐已经猜出了八九分。果然，母亲直截了当地说：“婷婷再有两个月就毕业了，学校已经打了招呼，要是下个月二十号以前自己还找不到单位，就要准备去县上、乡上哩！我和你爸今儿专门叫你来商量婷婷分配的事儿……”

在姐妹两人中，父母亲从小偏爱娇惯的是玉婷，作为长女而又老实厚道的璐璐，向来就只有多干活，多担待妹妹的义务。结婚以后，女婿张虎在这个家里都显得比她重要。像今天这样全家隆重地招待她，围绕她说话做事，是除了出嫁那天后的第二次。

“这事再求你姑夫也未免不好意思：我和你爹呢，半年也不下一次华林坪，就认识居委会的几个老婆子……你妹妹的事，只有靠你了，璐璐……”

“靠……我？”璐璐看着母亲，她突然发现母亲那熬煎、期盼了大半生的双眼此刻注满了贪婪和陌生，额上



那细密的皱纹像一堆乱刺要急于抖到别人的肉上。

“只有靠你了，你是她的亲姐姐，你要是不管，你那苦命的妹妹就要被打发到乡里去受苦受罪，一辈子就完了……”母亲说着哭泣起来，撩起衣襟擦了擦眼角。

“妈，您别急，”璐璐赶紧安慰母亲，“这么大个城市，需要人的地方总还是有的，进不了国营大厂，进个集体小厂总可以，好歹是中专毕业，比我强……”

“我看你们厂子就挺好，”母亲抬起头说，“虽说在黄河北岸离家远了点，但到底是市上的大厂子。婷婷是学化工的，刚好对上口儿。”

璐璐一怔。尽管她已料到父母亲找她是要谈妹妹的工作分配问题，但她绝没有打算把玉婷也弄到黄河化工厂，她自己在那儿尚处在一种身不由己，莫名其妙的境地。她已经隐约感觉到，在姑夫、吴金陵和他姨夫之间织成了一张无可名状的网，而她则是这张网上的蛾子，三个人中任何一个对这张网的牵动都会连带到她，而维系这张网的就是那件至今尚未传开的事情。每想到此，她的心头总要掠过一丝莫测的恐惧，她怎能再把妹妹往自己身边拉呢？而且，谁能给她帮忙？她可以去找谁说这事呢？

“你就不会去找一下他？”母亲恢复了常态，她显然早就深思熟虑过了，“他姨夫是厂长，点个头把啥事办



浩岭卷

不了？”

“我凭什么去找人家？玉婷分到哪里，关人家什么事了！”璐璐知道母亲要她去找吴金陵的原因，忍不住冲着母亲发起火来。

“哎呀你小声点儿！”母亲从窗户看了看院子，“不找他，你找别人也行呀！你如今是厂里的干部，总比以前当工人好办事些。婷婷要求也不高，她说只要能进市上的厂子，哪怕去车间干活都行……唉，谁叫你爸和张虎都不是做官的呢！”母亲的声音带上了空前的悲凉和苍老，这是对几代人命运的一种叹息。

璐璐一时无语。

玉婷悄悄掀起门帘进来了。她偷觑了一眼姐姐，打开柜子，取出一条簇新的高档真丝连衣裙，双手捧到璐璐跟前，“姐，我给你买了一条裙子，是托人从上海带来的……”

“婷婷，你这是干什么？”璐璐大吃一惊，“你一个中专生，哪来的钱……”

“给你买了，你就留下吧！”母亲说，显然这是母女俩商量好的。

“你们也真是，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能帮忙办成的事，我当姐的还能不办？帮不上忙的你们就是怎么着我也无能为力呀！裙子我有，你留着自己穿吧！要不就让



给别人去，这么贵的东西，真是！”璐璐说不上是生气还是烦躁。

“妈……妈，这……”十九岁的未脱少女天真稚气的姑娘双手捧着裙子不知所措。

“拿来”，母亲忽然接过裙子，叠起来，一边往璐璐的包里塞，一边说：“婷婷自小没有少让你背呀抱的，刚上小学时天天都是你领着来来去去。如今也快参加工作了，这是她第一次给你买东西，是当妹妹的一点心意，有啥见外的？”

璐璐只好不再说什么，只是心底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这时张虎刷完锅收拾毕厨房进来了，明明也从外面玩了一圈进了院子，玉婷赶紧去给他洗弄得很脏的手和脸。然后，三口人离开这里回下西园，母亲和妹妹一直将他们送到三马路口上。

下坡时张虎问璐璐：“你答应了吗？”

“答应什么？”

“婷婷的事儿呀！她老下午就去下西园了，在家里一直干活，把你换下的衣服、穿过的鞋，全都洗刷干净了……”

“你是死人吗？你好意思让一个姑娘干这些？”璐璐又吃了一惊，忍不住冲着丈夫发起火来。

“我怎么说她也不听，还要洗我的……你们姊妹都



浩岭卷

是这么个牛脾气！”张虎感到了几分委屈。

璐璐不再说什么，马路上人很多，对面白塔山上的电视发射塔伸出葱笼的树林高高地刺向蓝天。阔大的黄河平稳地躺在高楼林立的狭长的市区，显出几分苍凉悠远。中山铁桥和西关什字大清真寺的绿色圆顶都涂上了落日的最后一缕浅黄。

璐璐感觉特别疲乏，一回家就倒在了床上。



八

天河歌舞厅地处市中心广场西侧，地理位置优越，门面堂皇，是全市数得着的高级超豪华舞厅之一。璐璐穿了一件这年夏天最流行的白色花边珍珠连衣裙，腰里系着宽宽的有一只蝴蝶形铜扣的黑腰带；烫过的半长的头发披在肩头一圈；她还第一次描了眉，画了眼睛，涂了唇膏。与时下的化妆热相比，她的这点小小的打扮简直不值一提，可是当她临出门前在大衣柜门上的穿衣镜里照了一下时候，里面那个女人的轻盈美貌和绰约丰姿，连她自己都感到吃惊。自从进化工厂当了球磨工，她便再没有去想过自己的容貌；自从结婚生了孩子，她就忘了自己的年龄，二十八岁或者三十八四十八，反正都一样。她心里莫名其妙地激动起来，丈夫一再问她需不需要他去接她；儿子撅着小嘴嫌妈妈不带上他。她一概朦朦胧胧，嘴里胡乱答应着，然后急不可待像只从孩子的手里逃掉的大白蝴蝶似的翩然出了门。

像这样的超豪华舞厅璐璐还是第一次光顾，三十元一张的门票使她心里徒增几分紧张，仿佛是在冒一次什



么险似的。舞厅里到处都是色彩和灯光，然而却暗暗的让人辨不清方向。一个小型乐队已经作好准备，进来的人都三三两两双双对对藏进一个一个的小包厢里。这些人璐璐一个也不认识，没有谁跟她打招呼，没有人理睬她。她站在那里不知该怎么办，她一下子感觉到自己被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人们都在嘲笑她的孤单和卑贱，她简直无地自容，一刹那她差不多要转身离去了。

正在这时，有人轻轻碰了碰她的胳膊。

是吴金陵。

舞票就是他给的。

“你好！”他彬彬有礼地朝她微笑着。

不知是高兴，是委屈，是激动，还是别的什么，璐璐竟然说不出话来，两腮憋得彤红，心里像初恋的少女般咚咚跳着，似乎连鼻尖也有点发酸了。此时的吴金陵简直让她认不出来了：笔挺的西装，雪白的衬衣，漂亮的领带，刚刚吹过的头发蓬松鬋曲，眼睛像电影明星似的黑亮而充满温情，高高的个子和潇洒的神态透出一种雄姿勃发的英武之气。任何一个人只须看一眼就可以断定：他是今晚整个舞会上的男士之星。

璐璐点点头，也说了声：“你好！”她注意到吴金陵也是一个人，显然他是有意这么安排的。

这些凹进去的小包厢分有等级，吴金陵领璐璐去坐